

6097

現時代之
思想論戰

卷首之言

編者

本書的編排，共分兩部：一部爲「現時代之思想論戰」；另一部爲「思想戰場的清掃」。如按通常的次序，「現時代之思想論戰」之部，應列爲第一部，「思想戰場的清掃」之部，應列在第二部。然若實際上把「思想戰場的清掃」之部放在「現時代之思想論戰」之部之前來讀，對於讀者，或會更覺方便些。因而，就決定把「思想戰場的清掃」之部列爲第一部，「現時代之思想論戰」之部列在第二部。

第一部，收拙作「認識世界，正視時代」之近論一篇作代表。第二部，收論戰文章及其有關文字共九篇：除了新增之陳（陳獨秀氏）著「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和拙論「正視世界大勢」兩文外，其他七篇：林（林同濟氏）著「戰國時代的重演」，拙著「不是「戰國時代」的重演，而是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茅盾氏著「時代錯誤」，沈思氏著「關於大公報」。

現時代的意義

現時代的意義

林靈論戰」的感想，冬生氏著「歐亞兩個戰爭」，柳（柳凝傑氏）著「論所謂環國時代的重演及所謂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和拙著「再論現時代的意義」，全都見於民國三十年十一月新評論社版之拙編「現時代的意義」一書中。

「現時代的意義」一書，何以會在那個時候出現，讀者讀到本書的第一部之時，當可知悉，然若引拋開該書的前記，或可先給我們一個較清晰的說明。該書的前記，曾有着如下的幾段話：

我們不但不反對，而且衷心地祈禱着，能有一個時代的先知先覺者，或可說能有一個時代的先知之早日的降臨，佔在時代的前頭，吹着覺醒的喇叭，領導着大家前進。然我們却實在不敢苟同，一二誤解時代的人士們擅自製造「體相」，故作奇言以惑世，傷害國人視聽之健康。惟其如此，才爆發了一個有關「現時代的意義」的論戰。

（重慶）元月末（民國三十年），在重慶大公報上讀到了林（林同濟氏）著「戰國時代的重演」一文之後，編者期以為不然，當即寫了一篇題為「不是「戰國時代的重演」，而是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的論文以駁質之，投向該報。挨了兩個多月，如獲和國人相見，然旋即從同報紙上讀到一篇署名為柳凝傑氏所寫之「論所謂戰國時代的重演及所謂解放時代之來臨」的文章。當我方在考慮要不要對該文作答的時候，相識的和不相識的讀者們催我作答的函信已輾轉探窺而來。於是我就立即寫了一篇「再論現時代的意義」，亦即「論論所謂戰國時代的重演及所謂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的論文，以答覆之。奈只因大公報「會以滯來積稿過多，一時未能刊布」，只好置於案頭；很可能此一論戰，以不了了之。然而使人殊感不安者，一般讀者催詢消息的函信，却與日俱增地來得愈多亦愈急。

「再論」待抽驗擬改在新評論上發表，雖和國人相見的時候，兩文之間，已有三個多月的間隔了，深恐百千的讀者有前後不接，記憶不清之苦。而同時，值此時間，外埠各地，或

可說滿中國之遼遠的角落，已起了強烈的反應，例如這在三千里地之外的北城邊界敵人砲火轟擊之下的洛陽城，已有信件和文字的交流。因而使人深深覺得，爲告慰讀者嗚呼之情，並便於讀者之閱讀計，有即將這一些文章搜集在一起，印成一個小冊子的必要。

這個小冊子之在今日出現，自只在爲供應讀者之需求，遠地郵寄的便利。不一定就是論戰本身的終結。但我們亦不妨把它權且作爲在本問題之論戰途次的一面小小的里程碑。因而也就使我們感覺到，這一本小冊子之忽忽的和國人相見，固不能不說是由於偶然之一念，然亦不能說它是全出於偶然。

該書第一版出書後，不到數月，即已售罄。早待再版。然終因讀者之不願特別的宣揚此一案件，尤不願以勝利者的威勢逼人，迄未把它再版。意在待時過境遷，讓它被人忘記，好了。在此種一個渾長的期間，雖有時使編者不能不越而來經續執行此類戰爭的攻守，如像以「正視世界大勢」之論以反攻陳氏之世紀末日觀。然亦只是隱戰，隱決，隱了。直至本年夏

秋之交，爲了國內外局勢之一時的矛盾發展，而大多數人爲「一勝一尋」與「一勝一備」的心理所困惑之際，所謂「戰國派」的「思想家」又有點蠢蠢欲動，雖不敢從正面出現，重彈其「戰國時代的重演」之舊調，然却從側面入手，大事宣傳其所謂「第一流文字」之洪西八股和「第一等思想」的「權力哲學」了。這自然，已不容我們不再及時地特寫「認識世界，正視時代」一文，總核過去，正視現在，瞻望未來，籍以商榷國人起而來更進一步的認識世界，把握時代，並籍以對彼等之「第一等思想」的「思想」與「第一流文字」的「文字」，作最後的一擊，俾能消掃戰場，結束此一戰役。

待到戰場消掃戰役結束，也於是說，四年來纏綿起伏於喧嚷之上之這「現時代的意義」的思想論戰，告一段落之時，這一本書，這一本記載着此一戰爭始末的小戰紀，也就不能不適應萬千讀者的要求，而編訂，而出版，而流行。

三

最後，當我們於一九四四和一九四五的新年和舊歲即夏末舊更始之際，着手編印本書

之時，再放眼一看我們今日的言論界，却使我們感到還另有幾句似乎出了本書範圍之外而實際仍在本書範圍之內的話，不能不順便和讀者一談。這也就是對於最近之最近的世界新景色，或須再說幾句話。

由於年來納粹侵略狂瀾之急遽縮退，（儘管他現正在歐洲西線，作着瘋狂的反攻，亦只在加速其最後潰滅時間之到來，）以及若干國家之漸次解放，在歐洲，已不無若干亦新亦舊的政治問題之出現。而由於此等問題——如波蘭問題，意大利問題，南斯拉夫問題，以及最近希臘內戰和某大國之直接干與等事態的出現，想不到，反映到我們的言論界，竟會使得某一些「權威者」，很奇特而且很悲觀的再度泛起世界之明日將要弄成「種權政治的演演」之慨感。而同時，他們又復極空洞，而且極帶黨的順手拈來「民主」二字，狀若一個極大的發現，認爲一種含混其辭，並含混其內容的「民主」之藥，即可萬應萬靈地醫治未來世界之百恙與千病。

我固可以正告他們：隨着東西兩大侵略勢力所給於世界的壓力或威脅之感輕或重去，隨

舉之國際政治之複雜與猥瑣，甚而至於各個解放國家之內，以及聯合國家之間，若干的爭吵或衝突的出現，固在有力的顯示着若干的國際問題或國內問題之存在，或相當嚴重的存在，而為當代的政治家們之所應應小心從事，審慎以處之所在。然而這只是說，這些問題之解決，這些問題之可能的合理解決，亦必須合理解決，將會使得解放之後的各國與世界之能走進到一個健全而合理的新時代。自然，這個時代的到來，將仍要經過一個艱難而苦痛的歷程。而此等艱苦歷程之經歷，只是說明着現世界和現時代之正要从時代的艱苦中緩緩前進，或急速前進，却不是說現世界和現時代之即要迅速後退於反動。這是稍有國際政治常識和稍知世界歷史發展的人們所能了解的事情，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奇異，或渾濁可以使人迷惘。

即就希臘作例來講吧。希臘的內戰，以及某大國之干與，誠屬不幸與可恨。然我們可以斷言，此種不幸的結果，決不會是一個任何形式之反動的「強權政治」的希臘之出現，或某大國在希臘國土之上之傳統地位的完復或加強，而將是一個英美蘇三國之可能同意，尤為全希臘大多數溫和而前進的人民之所能接受的一個既不太左又不太右的政權之建立。這不是左

者顯意右，也不是右者即意左，而意左者不能不稍右，右者不得稍左。希臘將如此，其他國家將如此，整個的世界亦將如此。這雖不是現世界現時代的時代理想，而是現世界現時代的政治現實。記得本月十九日，中央社的華盛頓專電有如下的一個報導：

——前總統羅斯福總統在喬治亞溫泉休假三週後，本日下午於其經常招待記者之會議室內，對眾演大批記者發表聲明，美國外交政策歷歷在案，無須再予聲明，續加辯釋。當會記者均極感誠，徵獲悉其對歐洲被解放國家，政治發展之反響，但渠拒絕對某國國家作任何特殊之論列。渠承認一九四一年夏末，渠與邱吉爾首相所草擬之大西洋憲章中之諸項原則，仍然有效。全體聯合國家均曾於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簽署大西洋憲章，表示願意遵守。

除此之外，該報導亦曾極有趣亦極重要地述及當時有某記者一詢以渠於大選後究屬左傾或右傾？「渠（羅斯福總統）答稱：『我既不左，也不右。』」

——既非極左，亦非極右，唯僅離渠所經常所處之中心地位稍左而已。

——既一個「既非極左，亦非極右，唯僅離渠所經常所處之中心地位稍左而已」的供認與提示，

他說明了美國的未來，亦說明了世界的未來。

而同時，我們深深同感，在歐洲，在亞洲，甚至在美洲，有不少的國家的內部都埋藏着黨派，新舊的爭端，一不小心，即可構成其各自本國，甚而國際之間之危機。然而我們却認爲此等爭端之銷除，必須從各個國家的自身之真切的改革與革新求解決，而非如某一些人們所叫賣之空洞而片面的「民主」二字可救。例如我們中國，民主主義之實施，民主主義時代之到來，亦才是我們的民主時代之到來。這不但會消滅任何新舊黨派之衝突及其存在，亦將杜絕任何形式之外力干涉的降臨；而中國內部之無問題，亦將有大助於亞洲之解放與世界之安平。然若不此之務，不認識這一基點，或熟視而無視，如某一些人們只代表少數有資財者發言，（夢想着要從戰後中國之創夷萬里的廢墟上，和民窮國貧之條件下，建立起一個唯富人可以自由，亦唯富人能夠講論的富人的天國，）一方面衷心裏反對着民主主義之實施，另一方面口日聲聲地叫着擁護國民黨，而再一方面又高唱入雲地乞靈於澆合財閥口吻之舊「民主」的口號以相抵制，不但於中國國內政治問題之解決無補，而且勢必要加重解決此等問題的

鬧聲口講到這裏，尤其使我們爲之感到「啼笑皆非」者，某一些握有某種特權的人們，在二年前，甚至在一年之前，還在公開地鼓吹「權力哲學」，竭力爲反民主之「職國派」的「思想家」們捧場撐腰，不能顧問，繞身一變，就又把着面孔，拉開嗓門，變成了「民主」的「藉香台」高呼「民主」，「民主」，反而教訓他人，指責他人，其不是有點太滑稽了嗎？

乎。世界本不迷惘，而某一些人們故作迷惘之態，則我們自不容不給他們當頭一喝，再度的請他們「認識世界」。中國本不迷惘，而某一些人們偏要回頭倒走，反自以爲前進，有意無意地製造國人聽聽之錯覺，則我們亦更不容不提出警告，請他們及早放棄「唯富人可以自由的富人天國」之夢，趨向「正視時代」，對準民生主義的標的走來。民生主義時代之到來，才是中國的民主時代之到來。

三十二年，除夕。

...

認識世界 正視時代

前於三年之前，正當希特勒在歐洲閃擊波、法、比、荷、成功，而英軍在大陸慘敗之後，世界風情，國際局面，極其黯淡，東西人心，極其震懾，天下視聽，極其混亂之際，筆者除繼續爲東方雜誌等刊物撰寫純學術性質之學術論文與政治論文外，曾特爲該雜誌撰寫了兩篇題爲：「兩洋一海之風雲變局與世界前途」與「論世界戰爭與世界政治」之西言長論（見東方三十七卷第二十二號與三十八卷第十八號），希能以饒遠大之國際政治之見地，通過東方雜誌之廣大銷行，以開明彼時之世界大勢，國際全局，並不像其表面所表現之黑暗無可戀，繼續諸國人以嚴肅的態度及嚴重的心情，相信自己，並樂觀世界，因爲是只要我們不爲天時代之「烈風雷雨」所襲擊憂懼所迷，當能看得到，人類世界是有前途的，中華民族是有前途的。

只是，當時香港和內地的交通已甚不便，以致該雜誌未能大批內運，以奉國人。越於彼

際，中國之西南角，也就是昆明一隅之地，已有幾位「學者」，看到「機會」，不惜以毒野蠻時代或新黑暗時代之「先知」者自命，或「大戰國」之「大策士」自居，出而鼓其血噴之舌，運其極盡曲解煽動之筆，公然提出此大事宣傳其所謂「戰國時代之重演」論，企圖以奇言駭世而沽譽。其結果，竟果然震驚於西南，並波及於重慶，影響頗為巨大。為了要排除國人竊聽之毒害，自不容我們不起而力截此時代思潮之逆流，阻其氾濫，筆者乃於為香港東方雜誌撰寫國際政治論文之同時，另在重慶發表其「不是「戰國時代之重演」，而是人類解放時代之來臨！」之思想保衛，亦思想反攻之論文。（見民國三十年五月，發表林（林同濟氏）著「戰國時代之重演」之跋之同一的重慶大公報）因而爆發了一場震動中國論壇之有關「現時代的意識」的思想論戰。

待到反「戰國論」的前進思想之已在中國論壇上獲得勝利，而論戰歸於沉寂之時，珍珠港之驚人事件却突然呈現，受了在太平洋初期戰爭中英美友邦相當失利之刺激，陳（陳獨秀氏）著之極盡毒觀之「戰後世界大勢之輪廓」一文，亦於彼時出現於重慶（見民國三十一年

三月之重慶大公報），影響亦頗不小，這自亦不容筆者不另寫「正視世界大勢」一文（見新評論第七卷第四期）以駁之。惟此一論戰，亦自可視為此一戰爭之餘波或尾聲。

今也，於彼三年之後的今日，亦正中國抗戰建國進入其更艱難之第八年代的今日，我們外觀世界，內察祖國，有鑑於多數國人之現正爲「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矛盾的場景所困惑，而前者之爲吾人之所戰敗之屢勸思想，亦不無於有意無意之中重趨活動，覺得很有必要借助於近在重慶卓然興起之前進而特立的權威刊物——「民主世界」之寶貴篇幅，再特寫一篇檢討過去正視現在並瞻望未來的論文，以商請國人起而來更進一步地認識世界，把握時代。

在要和國人商談此等大舉之初，我們有充分理由，亦有相當必要，可以首先告慰國人。吾人前於三年之前所贏獲之思想的勝利，亦即吾人前所預判之世界局面與由此世界局面所蘊含的時代意義。現正爲現世界現時代之自身的具體現實的具體發展之所證驗。

現時代的意義

四

「現時代」戰國策」派的「學者」們最近又在忙著組織出版機關，忙著翻印「寄書」，忙著重版其「戰國策」，忙著「印刷」所謂「意志哲學」，「精力哲學」，「龍天哲學」，忙著「人哲學」，和所謂「上帝之國民哲學」，以示他們仍未全然忘情於「戰國時代的寬濶」論的復活，然而歷史鏡筒，刻實在對他們不起，為他們所歌頌，所渲染，所憧憬，所期待，之所謂「戰國」型的空野蠻時代或新黑暗時代，不但是久呼不出，談虎色亡，而且相反地，隨着年月日時分秒之向前邁進，世界大勢，國際全局，却正迅速地消滅黑暗，向大輝的黎明處開明。

同時，我們亦須指出，儘管陳獨秀氏以其退出風雲時代之殘年，懷着「世紀末」之恐怖與悲哀，發出警告，飲恨歿地，以示世界毀滅之日之即至，然而歷史的洪流，亦未曾為此悲奇之龍書所惘嚇，而四圍則流，噴諸世界的末日不但未至，而且更迴路轉，一輛嶄新的新時代已托着一輻世界新景色，新場面，逐漸地展現於吾人之前，而前線亦在狂瀾巨浪中。

自然，這一輻世界新景色，這一陣國際新場面，不是暗示着「戰國時代的覆滅」，而是

說明君人顯赫教時代之來臨

諸君已矣，無何告慰。如果某一派的口邊者們及其追隨者仍然不肯相信，自只有請他們暫且放開他們手中所緊握之「戒爾萊」或「薩拉圖斯達」一類的「奇書」，轉移他們的目光，把近三兩年來的世界大勢正當發展之記錄讀讀的總精神主義盡意記載幾件麼！

不是嗎？那碑面分明記着：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日，美國國會通過援助侯德爾國家之租借法案。於此同時其與聯合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國對德宣戰。次日，英首相邱吉爾發表援德聲明。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德總統赫斯和英首相邱吉爾在英商放大西洋岸之某地，發

表共同宣言。其後德蘇為大西洋海軍。共計三十五國。同表對德宣戰。其供之大西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美國對日宣戰。英國對日本宣戰。中國對德義宣戰。

一九四二年元旦，英法美蘇四國對德義宣戰。加拿大、義大利、比利時、荷蘭、新加坡、古巴、

捷克斯拉夫，多米尼加，蘇爾尼多，荷蘭，希臘，瓜地馬拉，海地，洪都拉斯，印度，盧森堡，紐西蘭，尼加拉瓜，挪威，巴拿馬，波蘭，南非，奧南斯拉夫等二十六國（現已增加墨西哥，巴西，伊朗等十國，共為三十五國），同意英總統與英首相之大西洋共同宣言所包含之共同目的與原則。在華盛頓發表反軸心國共同宣言，可謂戰時之重要，一九四二年三月三日，英海軍部長及美海軍部長及美海軍部長，發表告印度國民書，可謂戰時之重要。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六日，英蘇兩國訂立訓話，特勸德國暨其歐洲集團作戰同盟及戰後合作互助條約，可謂戰時之重要。

一九四二年五月，蘇聯外變人民委員會，發表托洛茨基，白宮發表莫路托表訪美聲明，蘇蘇之開戒，對德作戰之互相瞭解。一九四二年六月，蘇聯外變人民委員會，發表托洛茨基，白宮發表莫路托表訪美聲明。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三日，英美新租借物資，可謂戰時之重要。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中英租借物資，可謂戰時之重要。一九四二年八月，邱吉爾首相訪問莫斯科，發表史達林委員長邱吉爾首相之共同聲明。